

珊

瑚

林

珊瑚林序

袁先生珊瑚林不枯雖  
不堅拂之不私通車馬  
至今快讀一過猶可想見

其婆娑古槐下鳥聲竹  
族無祀祖蓋頃梓德山  
署譚政從此揀出而美利  
若不盡利何也蓋予不以

當日亦更其全弓相之日始見

其全當日機緣未熟或

甘餽蠹魚了腹今魚藏肉

市惟識明珠烏知不作管

幼安固中全一例拋擲  
而

此爭所以橫生相行之石耳也

先生家有元方而不能季

方先生家有季方而不能

元方先生大德以治上惟品司  
邑令丈長脉律之塵既洗  
卓老性命之自己明室与  
先生鼎足而兩先生執林

中生不陽封侯，而猶能扁  
居伊唯。力先生且輕重  
兩先。生武雖絳于闇，浮提  
中現。三先生于二先生流

集中乃有珊瑚林世人  
耶得祖三先生畫則徑日  
在三先生白毫之中人  
自不識耳能令人人焉

生許優劣

華亭陳繼儒題

珊瑚林上卷

明公安袁宏道中郎著

古鄆門人張五教編  
錢塘後學馮貴校

大學所謂格物乃徹上徹下語紫陽謂窮至事物之理此徹下語也殊不知天下事物都是知識到不得者如眉何以豎眼何以橫髮何以長鬚何以短男女精血何以成人此等可窮至乎此徹上語也求知物理如蛾趨明轉爲明燒日下孤燈亦復何益

問妙喜言諸公但知格物不知物格意旨何如答  
格物物格猶諺云我要打他反被他打也今人盡  
一生心思欲窮他而反被他窮倒豈非物格那故  
果公引斬圖落頭之事

下學工夫只在格物格者窮究也物卽意念也意  
不能空起必有所寄托故意之所在卽物也窮究  
這意念從何起從何滅是因緣生是自然生是真  
的是假的是主人是奴僕如此窮究便名格物此

格物卽禪家之參禪也到得悟了時便名致知物  
卽是知叫做誠意知卽是物叫做正心故一格物  
而大學之工夫盡矣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蓋無己則無人無人則  
無天下渾然萬物一體故曰歸仁顏淵思想吾身  
只靠着視聽言動今克去了已是無視聽言動却  
如何做工夫故請問其目夫子答云汝勿以目視  
唯以天則之目視勿以耳聽唯以天則之耳聽耳

目卽已也已卽非禮也此正約之以禮處顏子思來此事却難我今且做看到了旣竭吾才纖毫意見心思都捐棄了然後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此不是未達一間蓋道體自是如此着力不得金剛經問應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卽顏淵問仁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卽克己復禮爲仁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等布施卽非禮勿視聽言動也

問中庸首章與禪家宗旨合否答了此一章別無  
禪宗可學蓋天者對人而言凡屬見聞思慮皆人  
也情識不到不知其然而然是謂天命也卽此謂  
之性能隨順這不落見聞思慮的便謂之道修此  
不落見聞思慮的便謂之教何也見聞思慮皆有  
離時如眼有時不見色乃至意有時不思法唯見  
聞不落始得言須臾不離是謂不睹不聞畢竟不  
在見聞上作工夫是謂戒慎恐懼夫此不睹不聞

乃獨立無對待者人以爲極隱極微不知是最見最顯的蓋人只知見聞之爲見聞而不知是本非見聞本非聞此獨也試觀喜怒哀樂未發時豈是見聞攏入得的是卽天命之性謂之中也發而皆中節斯卽見無見卽聞無聞是則率性之道謂之和也盡先天後天機括未有出這中和外者故曰大本曰達道致卽到也苟能到中和時則天地自然萬物自育此則修道之極功是之謂教蓋聖人

以裁成天地輔相萬物爲教也

問尼父乃致中和者何春秋之天地萬物不位育  
答今人愁苦則晴日和風皆成隱憂今人快樂財  
疾風暴雨皆成暢適何關他天地萬物事問禪宗  
謂一人發真歸元十方消殞果若斯言自迦文成  
佛後無天地久矣答在孔子分上實位在迦文分  
上實隕但非麤浮者所能知見耳夫不位則不殞  
不殞卽不位前所謂無見聞思慮卽殞之謂也

問子思說天命之謂性則性超于見聞思慮之外  
非形色可倫孟子乃說形色天性也此如何會答  
子思所說與孟子所說無二孟子自說形色天性  
却不許可食色性也之說思之自見

問思孟之造詣同否答子思之學卽孔子親傳孟  
子知言養氣與無聲無臭猶有絲毫許隔他如曾  
子之學亦與子思異子思說天命之性究竟至位  
育曾子說格物致知其功止齊治均平矣故今人

學術正曾子流派也

問堯兢兢舜業業何義答堯舜兢業乃身爲天子恐一念有差貽萬姓之憂也若論本體王起則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是真兢業大抵世人只在睹聞上戒懼如要好事做門面皆是也試細思之吾人那一事不在要人睹聞求其用功于不睹不聞者鮮矣

問聖人率性凡夫亦率性何爲有聖凡遂答絕

夫率情非率性也曰凡夫亦是不學不慮迄良何謂率情曰能見性雖千思萬動皆不學不慮未見性雖百不想百不爲亦是學慮

問中庸如何不可能答此正是雖聖人亦有不能處蓋中庸原不可能非云不易能也君子之中庸只一時字非要去能中庸也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處則處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正是他時中小人而無忌憚只爲他不能時中聖凡之分正在

於此

孔子是實証孟氏便有過頭語如孔子說子臣弟友未能自是實話

學道人須智仁勇兼備有仁勇無智此是愚人有智勇無仁此是惡人有智仁無勇此是懦人

先生問如何是道心唯微答無思無爲無聲無臭曰汝日用間有種種念慮言語行事不淨等安得無思無爲無聲無臭曰不可離了思爲別有一个

無思爲者如水中鹽味分明有鹽但析不開耳曰  
若是則世間水與鹽是一件矣謂水離不得鹽則  
可謂鹽離不得水則不可

小人行險以徼倖非趨利也只是所行不平易好  
奇過高故謂之險謂之倖

孟子說性善亦只說得情一邊性安得有善之可  
名且如以惻隱爲仁之端而舉乍見孺子入井以  
驗之然今人乍見美色而心蕩乍見金銀而心動

此亦非出于矯強可俱謂之真心耶

問行不著習不察如何方得著察答說个如何便  
不著察

陽明龍溪謂儒釋有毫釐之辨亦指其施設處異  
耳非根源有殊也

問儒與老莊同異答儒家之學順人情老莊之學  
逆人情然逆人情正是順處故老莊常曰因曰自  
然如不尚賢使民不爭此語似逆而實因思之可

見儒者順人情然有是非有進退却似革革者革其不同以歸大同也是亦因也但俗儒不知以因爲革故所之必務張皇卽如耕田鑿井渴飲飢食豈不甚好設有講學者便要聚衆講鄉約或逞精明者便行訪行革生出種種事端惡人未必治而良民已不勝其擾此等似順而實革不可不知曰儒者亦尚自然乎曰然孔子所言絜矩正是因正是自然後儒將矩字看作理字便不因不自然矣

夫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是以民之情爲  
矩安得不平今人只從理上絜去或以己之所有  
者責人上以必無或以己之所無者責百姓以必  
有內欺已心外拂人情如何得平夫非理之爲害  
也不知理在情內而欲拂情以爲理故去治彌遠  
耳

問二氏之學清淨無爲出世可矣似不可治世答  
世出世法豈是兩事如今做官的奚必不打人不

罰人撓叫無爲謂百姓有犯者來則治之不犯者聽其自然勿生事擾民此卽是清淨無爲豈不能致太平

問道家有言人有三魂七魄有守家者有守塚者是否答有之昔黃魯直嘗患腰痛夜夢一女子云我是公前身葬某寺後今腰間被傷公宜爲別遷可已公疾魯直如言起之果見一女子面色如生而腰間爲水所浸因改瘞他所自是腰患頓除又

如倩女離魂事亦類此自此事非人所習見頗難  
生信曰人之不見者亦多如汝之心汝不見其爲  
方爲圓亦將不信有心乎

問如何是不見可欲使心不亂答人心不能強制  
之使不亂唯盡世間可欲者我皆不見其可欲則  
心自不亂矣不見有賢之可欲自不爲賢所亂不  
見有貨之可欲自不爲貨所亂斯老氏無爲自然  
之道也

客有好玄學者先生示之曰一切常人三教俱備遇飢喫飯遇倦打眠遇熱舉扇遇冷加衣此玄撫逢人作揖打躬分賓主序長幼此儒也叩着卽應打着卽痛此禪也何必遠有所求哉

自然而然此老莊所證的乃第七識事若夫堅窮三際橫亘十方空空洞洞連自然也沒有此則第八識事今參學人所執自然的所執空洞徧十方的又非七八二識乃第六識緣想箇自然空洞的

光景耳

華嚴一經總是一箇毘盧遮那佛之全體文殊爲  
眼普賢爲足彌勒爲身合成一箇毘盧遮那佛善  
財五十三參至彌勒而止獨不叅釋迦佛何耶以  
釋迦卽毘盧遮那故

華嚴經熟闡到底他經便都有冷淡寂莫處

問華嚴云一身入定多身起男身入定女身起何  
謂也答有分段識則一多不能互融男女不能互

用唯分段識盡者有之

問何謂入定答卽今我與諸人原同在定中不必閉目靜坐方爲定也問菩薩跏趺入定多年又何義曰此以定爲定者也華嚴所論入定則以慧爲定者也蓋所謂定者以中心明了不生二念曰定若不明了心生疑惑則名不定矣辟如我今認得某村路隨步行去此卽是定若路頭不明出門便疑是謂不定又如我在此坐聞牆外金鼓聲我已

習知便定若從來不曾間未免有疑是謂不定  
華嚴言劫由心生過去現在未來之心不可得則  
過現未三時則不可得時則不可得則授記不可  
得表毘盧遮那之無生也主晝神主夜神主空神  
主海神表毘盧遮那之無所不在也外道不學佛  
然善財五十三參中有外道登菩薩地者表毘盧  
遮那之不擇人也但華嚴境界雖大總只說得格  
內事至格外事不存焉蓋爲不離言語閻湊成箇

大道理耳格外事言思路絕矣

經云心不妄取過去法亦不貪着未來事不於現在有所住然吾人日用間于過去事有卽今要接續做者難道不去做明日要爲某事今日當預備者難道不預備過去事續之未來事預備之卽是現在矣要知此中有活機不是執定死本的問何謂如是我聞答心境合一曰如超於是非兩端曰是不落眼耳臭舌身意爲我不從語言文字

入日聞

問法華經大旨答一光東照已盡了法華經矣其後種種方便譬喻因緣皆不過法華經之註解耳光中見諸天地獄衆生諸佛涅槃修行過去未來億千萬載事建立如彼其廣時世如此其久凡聖如彼其多此正李長者所謂無邊刹海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此四句不離盡襍華之旨卽法華全部亦越此宗旨不得

經云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又云大通智勝佛  
十劫坐道場佛法不見前不得成佛道何相矛盾  
也蓋時劫本無定故一稱與十劫同是一樣非分  
久暫也如二人同在此睡睡着之時同醒時亦同  
而一人夢經歷數日一人夢止似俄頃此二人可  
分久暫耶

問諸佛兩足尊六旬當如何解答知法常無性卽  
慧足佛種從緣起卽福足知法無性所以不斷一

切法是謂從緣起也二乘遺緣故析色明空一乘  
却不然蓋一切法各住在空位世間相卽是常住  
無緣非法安用遺緣此大慈所以訶焦種也

問經云若人誦法華經者其父母所生肉眼能見  
三千大千世界下至地獄上至有頂本大誦法華  
者多矣何以都不能見耶答今之誦讀者果多寶  
如來所聽之經乎釋迦佛言生生世世在在處處  
演說法華則今日亦現在說汝能聞否旣未能聞

則汝所讀定非多寶如來所聽之經則肉眼不適宜矣必欲遠見世界天地當離眼根與色塵及月燈光方能遠見汝今黑夜連自己手足亦不見何以見三千界耶則知汝之肉眼原不能見皆藉光藉色乃有見耳

問梵語首楞嚴此云一切事究竟堅固夫論理可說堅固若事相皆有毀壞安得堅固答理之堅固已不待言唯言一切事究竟堅固辟如汝之肉身

卽今現在時念念密移不得謂之堅固則究竟成後不得謂之不堅固無情器用時時暗壞亦復如是蓋必現在時堅固然後毀壞時方可說不堅固也古云一切法無性名爲堅固肇公物不遷論卽一切事究竟堅固之

楞嚴原是兩會說自呪文已前皆頗教觀不歷管祇獲法身可知矣此波斯匿王父諱日營齋所說呪文以後皆漸教觀信住行向可知矣此疏者

王難後所說乃結集者合爲一經耳

楞嚴經註吳典解不可看彼處處配三觀四教如何依得

今人多以無着爲心然卽今肚飢便思食食時便知滋味食後便飽安能無着經云有不着者不可名無

楞嚴只破禪病非實語辟如告人云妄語是謊此却是刺語然世間人以謊爲巢穴不得不細細破

之

問楞嚴經但除器方空體無方先生云辟如你夢見一池水與一河水爲俱是汝不是答都是先生笑曰河池本無豈有是非耶

問如何爲物所轉故觀大觀小答試觀世人分別心輕者人我心亦輕分別心重者人我心亦重辟如有人爭尺寸土田見識大者便讓些與之識量小者必至爭訟推此則知轉物物轉之義矣

無明卽是明世界山河所由起皆始於求明一念故明卽無明試觀世間人無一念不趨明者此卽輪迴之本也

問楞嚴中說陰入處界其旨何如答阿難問云何五陰本如來藏妙真如性若今義學家必答曰五陰皆真心影子無真心何有五陰如離波無水相似佛却不如此答只說色不從自生不從他生不共生不無因生只如此便了蓋四處求生不可得

正是無生無生正是如來藏

自他共生卽因緣無因卽自然世人不說天地間事物從因緣生便說是自然而生佛俱破却曰本非因緣非自然性可見未來無生不過循業發現妄見似有耳

楞嚴文奧而義淺法華華嚴文淺而義深故楞嚴可講法華華嚴不可講楞嚴說工夫說次第非子義之教若法華華嚴則處處皆真方爲子義

問如何是知見立知答山是山水是水此知見立  
知如何是知見無見答山不是山水不是水此知  
見無見數日又問如何是知見立知答山不是山  
水不是水此知見立知如何是知見無見答山是  
山水是水此知見無見

不自觀音以觀觀者此自字最要緊瞿洞觀謂五  
十種陰魔皆起於自自卽我相也故經中只教人  
除我相

楞嚴五十種陰魔皆定中事定中之魔卽睡中之夢特麁細不同耳定中求慧故有魔若參禪者乃慧中生定故無魔如人不睡則無夢也問念佛者何以無魔答念佛心麁魔王在六欲天之上麁細不合唯定境細與魔氣味相入耳問習定者自身有魔乃理之當然何得另有天魔依附曰如病者見鬼雖因自己病然實有鬼在特無病人不見以氣味有相接不相接耳

楞嚴云若以生滅心爲因而求佛乘不生不滅無有是處今人在色身之內用功皆生滅心也初發心者慎之

經云能平心地則一切皆平顧心地豈易平哉曾子之絜矩孔子之忠恕是平心的樣子故學問到透徹處其言語都近情不執定道理以律人

問何謂精明湛不搖爲八識區宇答爲第六識分別不行獨八識本體在故有精明不搖境界此乃

用工夫做到者然終是根塵邊事

問圓明了知不因心念此意云何先生曰人呼汝名汝卽應可因心念否曰不因心念又曰汝遇飯就哭遇茶就飲可因心念否曰亦不因心念但應名與飲食不因心念易如遇難處之事要做仔細籌度這箇顯然是心念如何說得不因心念先生曰此亦現量當籌度者卽再四思惟也叫做不因心念當知籌度難處之事與喫飯應聲總是一樣

但在人有生有熟耳

圓覺經喫緊處在皆依圓照清淨覺相永斷無明  
方成佛道且道清淨覺相怎麼樣依若依則宛然  
能所不依則與佛旨相違此處好疑

知幻卽離人人曉得而畧當些小境緣卽昧而不  
知若真知現前豈逐境去故須知得徹骨徹髓任  
他千境萬境展轉不昧始謂之知可見此知不在  
分別而在不昧問何謂真知不昧答如遇物來觸

眼眼卽自閉何曾分別來的是甚物又何曾思惟  
我要閉眼然却不覺不知自然眼閉了如此方名  
真知方能通乎晝夜

先生嘗問人知是空華卽無輪轉此知字是有心  
知耶是無心知耶有心則同情識安免輪迴無心  
則同土木何以能知學人透得此知字一關思過  
半矣

先生云往有問伯修居一切時不起妄念四句作

何解者伯修曰居<sup>意</sup>切時不起妄念是止病於諸妄心亦不息滅是作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是枉病於無了知不辨真實是滅病要知此四句是藥語亦是病語

問圓覺經四相先生揮扇語曰如此一柄扇說是我的乃我相說非我的是人相說非我非人乃衆人公共的是衆生相又此扇也不是我的也不是人的也不是衆人的而還有此扇子在乃壽者相

離了我便叫做人離了我人便叫做衆生展轉要  
離却離不得便是壽者故曰如衣敝絮行荆棘中  
問金剛經云若人書寫一偈乃至爲人演說一句  
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實語否答曰經云  
若爲人演說四句偈等其福勝彼何以爲人演說  
不取於相如如不動今人所聽所讀所寫皆文字  
紙墨之相非真經也又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  
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卽是觀之則余學人

刺血書經以至枯坐苦行等皆屬行邪道矣慧眼未明者多爲此邪道所累空糜日月徒費精神惜哉

問經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如今尊卑疎戚宛然高下如何得平等答汝若等親于疎等尊于卑卽親者尊者之心先自不平當知平等便是無高下問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答辟之水也停於一泓則名死水流于江河則名活水今人之心住於六塵

皆是歟心菩薩不住色聲等是爲生心

又有一友問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先生曰我且問  
你此句是說工夫是說本體曰似指本體先生曰  
此是說工夫觀應字便見應者當也須菩提闍薦  
云何住佛答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  
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謂人用功不當如彼而  
當如此也

問人心但起一念便卽是住云何得無住既無住

矣又云何言而生其心答如教人閉了眼却要見面前許多色象也今人修行皆是有所住而生其心直饒一切無着亦是住於無着此句經稍認差了便同于無爲外道墮任病窠臼矣經中分光明叫你生心只要你無住而生心卽參禪者分明教你去參只要離心意識參

問般若無所不該何爲與五度並列答般若非離前五度卽五度之不住於相者便名爲般若故金

剛經云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  
楞伽經有唐宋魏三譯今時所行唯宋譯但宋譯  
文艱淡而多脫畧不如唐譯七卷明暢不用註疏  
便可看如以唐譯謂不如宋譯則譯華嚴者卽此  
人新華嚴不勝舊本百倍耶今講師家獨行宋譯  
者師家有講宋譯套本遂沿而不改耳

達磨西來時楞嚴尚未入中國彼時人唯知漸修  
達磨獨傳頓教恐人不信故指楞伽四卷可以印

心以彼經所言俱無階級故耳問楞嚴言信住行  
向等非漸修乎答此雖屬漸實非欲人人依此階  
級修也乃言人之進道淺深不同到此地位謂之  
信到此地位謂之住到此地位謂之暖頂耳

問楞伽百八句中佛詰大慧所未問者皆極微細  
事此有何義答辟之有人問言云何地動達者應  
曰此何足問汝眼睛如何動手足如何動何故不  
問蓋佛見得天地間事物總不可窮詰勿以尋常

奇特大小遠近作兩般看也佛意原如此若真正  
要大慧問眉毛有幾微塵有幾此有何要緊耶  
凡看經於沒要緊處不必理會只理會要緊處裡  
逐字逐句解則擔閣了精神且經中十分難明處  
姑置之到後來再看當自有徹時若目前強認其  
所不通亦是沒用的

維摩經以直心淡心爲首談蓋直心淡心是修行  
基址若無這箇卽如虛空無宅地矣

維摩經中螺髻梵王謂釋迦佛土如自在天宮亦  
直螺髻所見然耳未盡釋迦佛土之莊嚴也視下  
文佛足按地所現莊嚴豈但自在天宮已乎

夫人眼前之存心卽是將來之國土故維摩經曰  
欲得淨土當淨其心隨其心淨則佛土淨菩薩有  
直心湊心故成佛時自有不詣衆生具足功德衆  
生來生其國凡夫心有高下故見國土有坑坎穢  
惡螺髻梵王則見佛土如天宮世尊按足則盡世

界如珍寶若此等者辟之其寶器食飯色有異矣  
問維摩以火喻無我以水喻無人何也答火必藉  
薪無有自體故喻身之無我水有自體不藉他物  
故喻身之無人

問維摩經云說法者當如法說又曰法同法性何  
謂也答法既無我人無衆生無壽命等又豈可說  
乎故曰說法者當如法說也法同法性者謂是法  
同於一切法以是法卽入於諸法故

維摩多是反說所謂入得魔者凡夫與道法相反乃曰不捨道法而現凡夫煩惱與涅槃相反乃曰不斷煩惱而入涅槃餘俱倣此

棗柏說文殊表智普賢表行原無此等人都取象釋迦佛亦據衆人見聞說有釋迦耳其實釋迦未曾生未曾說法卽如仲尼表高義顏淵表淡義亦無是人棗柏此等議論非是破相之談實在是如此

問何名表法答本事難明而借事以表揚之如易經畫卦正是表法畫無文義故隨他于事萬事皆可以卦象表顯至於爻辭象辭及繫辭皆明義理則所表有限矣

問肇論謂物不遷卽如今人搬家分明是彼宅中物遷於此宅何謂不遷答遷與不遷非動與不動之謂也若論遷則凡物皆有遷如這樟子置此房中不動至百年必壞則知此樟當新置時復昔時

遷了如現在不遷將來何以頓壞卽如人身髮時  
時白面時時皺特人不覺如現前不白不皺將來  
何以頓白頓皺故曰凡物皆有遷非關動也若論  
不遷則凡物皆不遷蓋物物皆有現在在彼處爲  
彼處現在正搬移時爲搬移現在移到此爲此處  
現在是物物皆有現在故曰不遷問以理言覺不  
遷易會以物言覺不遷難會答事理無二說物不  
遷正是說理不遷物也性也非兩也說箇物卽性

猶是多了一層唯說物不遷便是

一部宗鏡錄只說得一箇安心

問看宗鏡便覺快活至叅詰頭便冷淡又覺費力  
奈何看宗鏡乃順事如放下水舟順快無量然未  
免有障悟門若叅詰頭乃逆事如百丈灘泝流而  
上其間篙櫓笪竿又禁不用故叅禪者纔隔絲毫  
猶屬費力決無快活省力之理試觀逆流船只半  
里未到家須半里費力至五步未到家須五步

費力又曰宗鏡錄乃參禪之忌祖師公案及語錄  
乃參禪之藥

西方合論一書乃借淨土以發明宗乘因談宗者  
不屑淨土修淨者不務禪宗故合而論之

自圭峰將宗教混作一樣看故後世單傳直指之  
脉不明多有以教中事例宗門者

小修云李龍湖般若甚深但道不勝習然自是寂  
音以上人

問李氏藏書大旨小修答寧取真正的奸雄不取  
掩覆的道學曰學道人當看此書否曰學道人不  
看也罷蓋此書無筋骨人讀之反長其不肖之心  
徒令小人藉口凡看此書者欲人不可不具此眼  
耳若以爲訓則大錯故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問如何是溪聲盡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答  
諸佛說法有響而無文響之所說者長文之所宣  
者短學人看經教能聽其響而不尋其文則百利

于生用得着溪聲無文與山色無形其理一也今人遠看山似有青色近看之色何有耶

問有禪師揀坡公偈云聲色之中欲透身無山無水好愁人此何義答雲門欲打死釋迦此何義自古宗師都是後面人檢點前面人何得將一二語遂定蘓公長短

東坡諸作圓活精妙千古無匹唯說道理評人物脫不出宋人氣味

問龍樹自生他生無因生答卽以眼等法言處答  
眼自生色便不消面前種種形質眼根中自有此  
等形像矣若色是他生則盲瞽人亦應見之既無  
自無他兩邊都是沒有的如何能共空辟如人說  
的兩箇詭合來做不得空句實話蓋唯兩邊有方  
能共兩邊俱無以何體爲共無因生卽不藉自他  
共而生也

凡經中垂訓俱無合頭語辟如高牆外有種種名

山勝水佛不說牆外有若干殊勝但教你築臺造閣彼人依此營辦土木及樓臺成後高登一望自然見得牆外境界矣

經教皆有權有實人不達其爲權往往牽纏固執看不痛快唯祖師不認權教故單提實相接人間權教豈佛之誑語耶曰非也辟之小兒不肯剃髮父母語之曰剃了頭極好看人都把菓品與你此語非實事然父母無誑子之罪以不如是語則彼

不肯剃髮故曰權以濟事則非詭語

王龍溪書多說血脉羅近溪書多說光景如有人于此或按其十二經絡或指其面目手足總只一人但初學人不可認光景當尋血脉

羅近溪鄧豁渠與夫宗鏡錄都只引人進步耳過關以後事俱未談及也試思豁渠云第二機不是第一機然第一機畢竟是如何近溪云汝等卽是聖人言語動靜無非是者然又不許有知有證却

如何下手宗鏡錄中說執一切皆是的也未是執一切皆不是的也未是又有說一切未嘗不是但不可有所執也未是學人當如何始出得這窠臼問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於八種識內何屬答心是八識意是七識識是六識三界唯心者以前七識不能造世界惟第八能造前七不任執持故萬法唯識者法屬意家之塵故意識起分別則種種法起如飯內有不淨物他人私取去我初不知便不

作惡以意識未起故若消息從盞內見決然與飲俱唾可見唾者是唾自應之見非唾物也又如鄉人以彼處鄉談罵此道人此並人不知憮然順受若以罵彼土人其怒必甚矣可見怒者亦怒自己之知非怒物也以此知萬法唯識定是六識非屬前五與七八也以五入無分別故第卷但思量誅但執我故

第六識審而不恒如平時能分別益熟睡時則忘

中毒中風時則忘第八識恒而不審雖持種子而自體膚昧惟第七識亦恒亦審是爲自然老氏之學極玄妙處惟止於七識儒家所云格致誠正皆是第六識也所云道生天地亦是以第八識爲道也

問八識之見相三分何如答前六識卽第八見分前五根塵卽第八相分器界疎相分根身親相分七識謂之傳送者以七識無體外依前五內依第

八其實只執我一念耳

問八種識一時具否答皆具辟如人有名趙甲者  
趙甲之身及諸受用則第八識所變呼之卽聞此  
前五中之耳識分別所呼之字爲趙甲則第六識  
餘人不應獨趙甲應則第七識之執我也就申忘  
識寂難別出今畧指其凡耳

凡人日間所見之物乃第八識所變故物物皆實  
夢中所見之物乃第六識所變故物物皆虛是知

凡屬第六識變者皆無力不可受用今人所謂悟解者皆六識邊事是以力弱耳

問前五識屬性境屬現量何以有貪嗔癡答貪嗔癡乃俱生惑不待意識而起者如小孩子眼識不曾分別花木然見好花則愛此是貪之貪也小孩子舌識亦無分別然去却乳則哭此舌識之嗔也至於癡則不待言矣

問第八識別有體性耶答前六識卽第八見分前

五根塵卽第八相分色聲等疏相分也眼耳等親  
相分也問云何又有七識答七識無體卽前六中  
之執我一念如大海水波濤萬狀濕體則一

儒家說萬物皆備於我不如釋家說見相三分親  
切故見分相分該括無盡妙義也

世界所賴以擇持者俱由根塵識假合也無塵則  
根無用無根則塵不顯無識則根塵不合也根猶  
母也塵猶父也根塵相偶而生識猶父母相合而

生子也故曰由塵發知因根有相相見無性同於  
交蘆

邵堯夫云一念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  
誰此卽唯識之旨

儒者但知我爲我不知事事物物皆我若我非事  
事物物則我安在哉如因色方有眼見若無日月  
燈山河大地等則無眼見矣因聽方有耳聞若無  
音響則無耳聞矣以至因記憶一切方有心知若

將從前所記憶者都拋棄則無心知矣

今人皆謂人有礙于我物有礙于我不知若論相  
礙卽我自身亦礙如眼不能聽耳不能見足不能  
持是也如說不相礙則空能容我舍空無容身處  
是空與我爲一合相地能載我舍地無置足處是  
地與我爲一合相夏飲水則不渴水與我爲一合  
相冬煖火則不寒火與我爲一合相故地水火風  
空見識教中謂之七大總是箇身耳

問根與塵分明是兩物如何經言各各不相知各各不相到答有兩箇則彼此相到今只有一箇寧有心知心心到心者乎如耳不到眼以眼耳雖兩形同是一頭指不到掌以指掌雖兩形同是一手故

人生過去歷劫事未來歷劫事在如來藏中皆照得極分明在如定水中於樹影畢照特人爲識浪境風所動故不能見耳所以入定者能通宿命知

未來羅漢能前觀八萬劫後觀八萬劫皆是道也  
問眼前鳥之飛魚之躍柳之綠蓮之紅種種形色  
當前我之眼識原未嘗動眼識與色相可分別乎  
答只今眼觀翠竹時欲分何處是眼之界何處是  
竹之界如舉扇風中智者難辨故曰一卽一切此  
如來藏也

問兀有思量卽有間斷七識何以獨恒答六識思  
量附物而起故有起有滅七識唯我愛一念依我

而起生與俱來寧有起滅雖癡如孩提昏如睡眠此念隱然未間斷也何故我卽我愛故自然而有不覺知故

問貪嗔癡相因而起七識何以有貪癡而無嗔答七識以我爲貪旣云我矣豈有我嗔我之理耶然我愛一念甚細二乘雖極力破除居然是我在問妙喜語錄云將八識一刀兩段八識如何斷得答果公以種種文字記憶爲第八識也記憶是第

六識八識乃持種非記憶也入識如斷則目前山  
河大地一時俱歟

參禪不可在光景上求不可在知見上取有時得  
些好光景勿喜有時失却些光景勿憂有時自見  
得些道理勿將他認作學問總只話頭上挨將去  
餘俱莫管

問歇下念佛便去妄想如何處他答念佛亦是妄  
想李長者云上乘總是昏沉菩薩不出妄想問參

禪亦屬妄想否答若無妄想何以參禪

凡夫以有想爲心修禪天者以無想爲心又進之至非非想以無想亦無爲心種種皆非心體故楞嚴逐處破之

根身器界影也世人有疑離眼耳鼻舌身意則冥然無知殊不知六根影子尚然靈覺何況真性日間妄想夜間夢想總是一箇蓋昏沉是妄想之子試觀人日間塵勞重則夜間昏沉重可知也

問妄念紛飛甚爲可厭奈何先生曰汝厭妄念之  
念是妄否答亦是妄曰汝但除厭妄之念纔是學  
問進步處

問念起卽覺覺之卽無此義何如答念是賊子覺  
是賊魁除却賊魁賊子何依此覺乃是妄覺蓋前  
念起固是念而後念覺亦是念終是以賊逐賊  
問不怕念起只恐覺遲又如何答此所謂覺非時  
時覺照之覺此覺卽悟耳

問塞情止念固非工夫若縱情恐亦未是答止念縱念總沒相干汝若源頭清切自無此等問

佛喻五陰之中都無有我譬如洗死狗相似洗得止剩一絲毫亦是臭的決無有不臭者在其中此喻絕妙今學道者乃在五陰中作工夫指五陰光景爲所得謬矣

問學人管帶有礙否答亦何礙若管帶有礙則穿衣喫飯亦有礙矣

小修云凡作道理照管會則不可若尋常散去收  
來自合如此雖然只可放下不專在收來

問大慧云不許起心管帶不得將心忘懷似非初  
學可到答譬之諸公連日在敝舍聚首竝不見一  
人走入我閭內去此心何曾照管亦何曾非照管  
也又今在座者謝生多髯然其齒頰間談笑飲食  
自與鬚不相礙非必忘其爲鬚始得自在卽此可  
見是天然忘懷不須作爲

問古人有牧牛歌謂須索頭時在手又云一回入  
草去驀鼻拽將回又云東邊去不免食國王水草  
西邊去不免食國王水草不如隨分納些些此等  
語或是念起卽覺覺之卽無耶答此等垂訓皆與  
南泉斬猫青州布衫竹篦子話一樣若如你恁麼  
會乃二乘小法非上乘宗旨也要知有心照管固  
是犯人苗稼有心不照管亦是犯人苗稼于今盡  
大地是箇露地白牛盡大地是箇索頭却將他放

在那裏去收在那裏來

問王龍溪貴默識大慧戒默照此是何別答識者記也常人之記必在言語文字上今云默識則言語道斷正是參禪之學也默照乃以意識照管本體者今人畏落空不能默識多走了默照一路蓋默照其收功易見効但究竟極處不過到無想夫止矣此正與參學相反者故大慧痛以爲戒

問想念澄清覺得放曠自在此是入路答答屬無

記曰此境靈瑩豈是無記曰正是意識邊事斷猶可坐在此曰到此田地無可用力有何方便曰古人語錄只說於無可用力處要你着力竝無方便與人辟如平空要登天豈有梯子接你但凡坐在一光景古宿早已與你破除工夫到此方知語錄之妙

問何謂昭昭靈靈的禪答凡認意見認光影者皆是鄧豁渠說邵堯夫弄精魂亦爲他認受用快樂

之光影非率性之真樂耳

問吾今如在日月光影中行何如答凡在光影上會者皆非也光影不可常久之自滅如小兒戀本刻果子相似

小修病日閒步於庭嘆曰書又看不得飯又來消化心中又東想西想只得散行幾步去櫻杖閒做此閒思亂想將若之何答妄念起時來隨之不正之故曰夢幻空花何勞把捉初學道者往往誤解

妄念但見此心十分不好因圖謀計較強欲念頭停息不知念本至圓如何肯依你停息徒自勞耳先生曰止動歸止止更彌動辟之夜間睡不着強欲安排睡着益發睡不着了不如放開一步便自睡着矣

問吾輩有時或意思清泰或身子輕安何故答此皆苦參念頭逼得身心無力運轉以故塵勞暫息非究竟法我昔爲吳令時或有日早間僉抑問事

作揖各頃雜事冗極疲勞至退堂時便覺身心無量暢快百念不行蓋是意根疲勞之極暫得休息是斯光景耳

僧問偷心處處有何以盡之答汝想今年生兒子否曰豈有此理曰這便是偷心盡處

小修云予見某執情念初起名第<sub>一</sub>念某執好念頭爲本體夫好念惡念總不離念念頭初起獨非念乎總之與本體不相干

問情念時來打攬奈何答汝怎麼只在意識上建立曰某已知意識是妄斷不依之建立矣只無奈他往來何曰只此無奈他往來便是建立又問不許他往來如何曰亦是建立

人心未有無念時此妄念決無有方法可治他惟有悟了源頭方可破之悟無方便參禪其方便也參禪無方便提話頭其方便也提話頭不要註解不要明白不要忘了絕與有事勿正勿忘勿助長

相類今人只於妄念起時方舉話頭以對治妄念便是忘之時多矣

或云學人不必叅禪只隨處正念現前久之自當悟入答汝將以何者爲正念耶將以眼見耳聞爲正念耶以臭羈舌嘗身觸爲正念耶以意想爲正念耶夫不叅禪而求正念現前者修至精明湛不搖處止矣然總是根塵邊事惟透悟根源則那伽常在定正念時時現前矣

出得依傍便好如今都是依傍成事如何得休歇  
最要緊是不落有無不落根境如此方教做真工夫

問意識不可用矣如今叅話頭豈非意識耶小修  
云不然所謂意識者乃是情念行得去想成箇道  
理分別也今話頭無道理可解無情想可行豈得  
名爲意識

問貪嗔癡習可斷除否答世間凡有根者可拔若

水上浮萍如何斷除予每見學道之流自謂習氣已除或過一年半載遇境來依舊一樣可見習氣非易斷除者

今人不求最上乘單欲除習氣不知喫飯亦習氣也睡眠亦習氣也僧家有打七者喫水齋者至期完之日依然喫飯睡眠則習氣可除耶

喜怒哀樂不能爲害爲害者在喜怒哀樂之所以然所以然者只在一明字因有明白一念故有喜

怒哀樂試觀市上人衣服稍整便恥擔糞此是明之爲害凡人體面過不得處日用少不得處皆是一箇明字使得不自在故楞嚴以明爲無明之本參禪人不要走明白一路正爲此

世人營生路有廣狹而心之勞逸頓分家有百石之儲者營生路寬朝夕經營卒無停息乞丐無來日之需營生路狹終夜軒睡自如也卽是而知學道人眼前百事不如人正是快活處體面愈好牽

紓愈多

問學人有刺血書經事當爲否答此乃求福德事  
真正學道不必爲此也

問却睡魔是工夫否答瞌睡時便睡一覺則醒來  
有精神好參禪安用不睡與其坐而妄想不若睡  
而無想今不治妄想而治昏沉庸知昏沉卽妄想  
之子耶

問牛山打七何意答初意爲欲求諸聖殊如智者

珊瑚林

法華懺之類今人徒以身受箠楚疲勞之極六根  
雖乍得輕安然過此與常人一樣竟無絲毫得力  
其失本意甚矣問設若證得神通三昧何如答縱  
便證得亦只耳聞得極遠眼見得極高其於人體  
則遠視近視而已於本分事何交涉

問古來諸師何爲多有神通答蠅能倒棲此蠅之  
神通也鳥能騰空此鳥之神通也腳夫一日能走  
百餘里我却不能此脚夫之神通也凡人以已所

能者爲本等已所不能者爲神通其實不甚相遠修行之事凡涉濃艷者久之必厭如念經苦行之類是也惟參禪一路其味甚淡而駿駿有進步處難於丟手故曰淡而不厭

有一諸生祝髮後身懸百結足着草履跋涉山川先生曰人看太寂莫我看太熱鬧好穿朽敝與好穿齊整其心是一樣總是箇要熱鬧的意如此行去必不能久不如平淡爲妙

常見初學道人每行人難行之事謂修行當如此  
及其後連自己亦行不去鮮克有終可見頗人情  
可久逆人情難久故孔子說道不遠人遠人不可  
爲道索隱行怪吾弗爲之夫難堪處能堪此賢智  
之過也賢智之人以難事自律又以難事責人故  
修齊治平處處有礙其爲天下國家之禍不小矣  
若苦行可成道則地獄受無間之苦何不成道若  
不食可成道則餓鬼不聞漿水之名何不成道

問釋迦佛何用六年苦行答爲外道之苦行者投此以攝服之今日叅禪之輩皆謂此事不可求名不可求利冷淡之極不如禪定苦行講讀書寫之熱鬧可以動人俱外道之見

學佛法者止可學其本宗不可襲其行事以其事迹止可行於西城而不可行于震旦也設釋迦當時托生震旦亦必依震旦行事佛豈固執笨通劣之人乎

從法師門中來者見參禪之無巴臭無滋味必信不及從戒律門中來者見悟明之人脫脫落落收放自由亦信不及二者均難入道

達磨西來只剗除兩種人其曰齋僧造像實無功德乃剗除修福者其曰廓然無聖乃剗除修禪定及說道理者

問看經論多有不明何以明之答即使你句句講明了亦有何用能抵得生處麼楞伽經說文字語

言乃咽喉中轉出偶爾成文畢竟無益於人如我  
震旦國語至朝鮮琉球便通不去可見文字力弱  
卽異域不能行況生歟分上

問心眼未明者似當潛心講席辟如無病人固不  
必服藥至有病人亦須服藥乃是答一切義解非  
參禪之藥乃忌也故參禪當去忌藥忌同服藥便  
不靈

問道理未能盡透宜如何體會答你說世間那些

件是有道理的試舉其近者來說如每日飲食喫下卽消爲大小便利是何道理又如男女姪欲想來是何道理女人懷胎胎中子女六根臟腑一一各具是何道理初生下子女來其母胸前便有乳是何道理一身之脈總見於寸闊尺而寸闊尺所管臟腑各異是何道理只是人情習聞習見自以爲有道理其實那有道理與你思議問孔孟之書諸佛教典亦無道理乎曰孔孟教人亦依人所

常行畧加節文便叫做理若時移俗異節文亦當  
不同如中國以守身爲孝之理外國有親死者其  
子以刀割自己面爲孝父死也割一條痕母死也  
割一條痕面上無刀痕者便非孝便有許多不孝  
報應出來則是彼國之天且不能違人情爲理而  
聖人可知矣諸佛經典乃應病與藥無病卽不設  
藥三乘不過藥語那有定理耶故我謂無道理謂  
無箇一定之理容你思議者人唯執着道理所以

東也有礙西也有礙便不能出脫耳再廣言之汝  
今觀虛空中青青的是氣耶是形耶氣則必散形  
則必墜莊子說上之視下亦蒼蒼夫下之蒼蒼乃  
有質的上之蒼蒼何質耶天之上有天天果有盡  
否地之下有地地果有窮否天可呼爲地地可呼  
爲天男可呼爲女女可呼爲男若初安名時以地  
作天以天作地今人亦依此爲理了只因天地君  
臣等名字從古來如此稱呼今若顛倒呼之人卽

以爲沒理矣

問理無一定不可思議如今人作詩作文分明是有思議有道理此又何如答今人所習用之字不過數千而古今來詩文竟無一人相同此是何理問天地間事皆談之不可思議耶答悟人知其所以然是不消思議迷人不知其所以然是不能思議

自家以知見入及以知見接人者此荷澤圭峰一

路的學問

在經論上求通者乃聲音邊事也自謂有箇見處  
只口中說不出者乃意識邊事也